

文化名人图传系列

王晓清 著

王国维图传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

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

此第一境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

此第二境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

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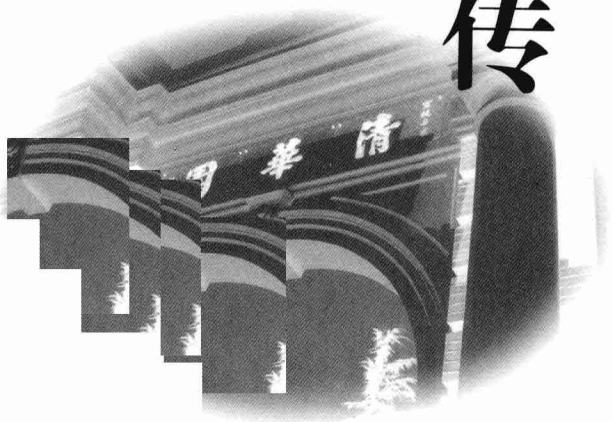
此第三境也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王晓清
著

王国维图传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国维图传/王晓清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1

(文化名人图传系列)

ISBN 978 - 7 - 216 - 06010 - 3

I.王…

II.王…

III.王国维(1877~1927)—传记—图集

IV.K825.4 -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2858 号

王国维图传

王晓清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70 毫米 × 980 毫米 1/16
字数: 214 千字
版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数: 1—4 000
书号: ISBN 978 - 7 - 216 - 06010 - 3

经销: 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 14.5
插页: 3
印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9.00 元

本社网址: <http://www.hbpp.com.cn>

引言

这是一部现代中国学术大人物的小传记。所谓小,不仅仅是字数少、篇幅小、册子单薄,而更在于视角下移,没有运用仰视的角度窥视这个学术人物的内心世界、学问世界。因为视野相对独立,没有过多的附和与廉价的赞美,粹然秉承良知而提出了一己之见,这就让这个学术人物在读者的视线中鲜活而跳动,亲切有味而具有阅读的吸引力。

缺乏政治履历、没有传奇色彩、平淡而绝无人生波澜起伏;关于他的记忆完全停留在学术文化领域。如果不是他在五十一岁时跳湖自杀,关注他的人似乎不是愈来愈强烈,更不会带着猜谜的念头,回想他那并不悲壮而清醒的自杀。因为他的学问太专门、太艰深、太晦涩,以致在一个逼仄的领域牵引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学术视线。后世将他溢为现代新史学的开山(郭沫若),推扬他为西洋哲学研究的第二人(蔡元培)、甲骨四堂之一(钱玄同)、词曲学研究泰斗。这些洋洋名号与赫赫尊称,似乎与已经物化了的他不相干。这个人就是当代读者群虽不陌生但却有些隔膜的王国维。

4岁时母亲早死,30岁时父亲病逝,50时长子英年早逝,这对王国维一生有着深刻的刺激与影响。母亲过早辞别人世,让他自小形成了孤僻、闭锁、内向的忧郁性格;长子猝死,牵累着王国维,摧毁了他的精神世界与感情世界,引诱着他对人世间绝望与悲悼。一生为衣食奔走,一生都处在贫困线上;因为子女多,家累重,王国维始终在为孩子们的吃饭、穿衣、读书、求学、就业、婚姻操持笔墨,爬写格子,为人捉刀代笔,以菲薄的润笔之资,维持着家人生计。困厄而不失掉生存的愿景,艰难

而恒久坚持,贫难、穷苦叠合的压力转换为学问坚持的动力,王国维的案牍劳形,疲精神而敝日月,真诚而执著地为学问境界的拓展付出了沉重的艰辛。内心愉悦与外在的苦闷,成为矛盾的胎体,让王国维的精神世界充满了多样性。就是在如此思想重压下,王国维以学问为支撑点,没有蹒跚缓步,而是大踏步前行。命运的枷锁总是将人分隔为两两对立的部分。学问境域,丰赡富裕而精博泛览;而生活层次,拮据窘困,依然是彳亍不前。

王国维一生做过不少职业。报纸的校对工、门房的登记员、日语培训学校的庶务、日文英文翻译、新学堂教席、杂志的主编、图书馆的编辑、刊物的编辑主任,私立大学的教授、通志馆的分纂、国学院的导师。这些是他的职业也是他的衣食之资,他不以职位卑微为忤而看重的是修金与分润的多少。在这个不看重的背后,王国维所看重的是自己学问造诣的深浅。他为了谋生而做学问,做学问而谋生。应该说这其中有着迎合、附庸、学问浮泛的一面,但王国维始终将自己的学问摆放在纯粹的境界中,这就决定了他生活是生活、学问是学问的绝对独立的人生态度。

不擅辞令,少酬应交际,讲话不利落,似乎还有点口吃;一口浓厚的海宁土话,似乎也制约了王国维更广泛地与他人交往。浙籍学术大师大约都是乡音不改吧。章太炎到北方讲学,操一口地道的余杭方言,讲演时还要他的浙江籍弟子翻译;章氏国学讲习会在苏州开办时,北方的弟子就听不懂章太炎所讲述的内容。章太炎大弟子朱希祖为浙江海盐人,口音与王国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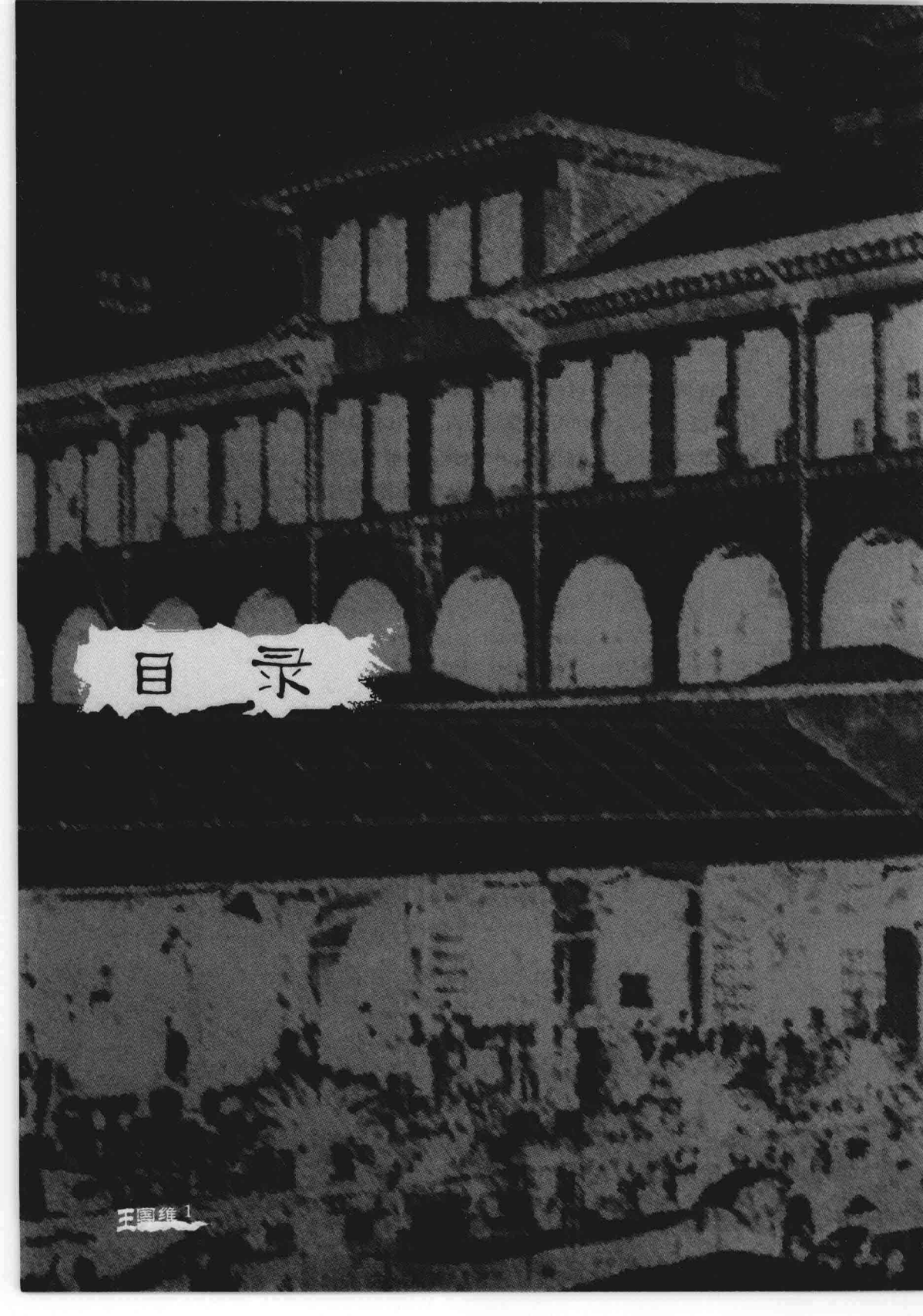
的海宁腔差不多。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时照常用海宁话与人交流,也有不得要领处。不知道王国维的日语读音是否夹杂着海宁腔调,罗振玉在京都寓居时,和日本学人的交流除了笔谈之外,大多是由王国维这个略懂日语的人来翻译的。王国维的英语、德语是否标准,就不知其详了。

梁启超形容王国维这位国学院的同事为“古貌古饰,望者辄以为竺旧自封畛”。梁的观感是如此,但话语说得很婉转,清华国学研究院弟子王力就直截了当地说王国维为“一个典型的冬烘先生的模样”：“留着辫子,戴着白色棉布瓜子小帽,穿长袍,勒一条粗布腰带”。“古貌古饰”也好,“冬烘先生”也罢,说明王国维在 50 岁左右的形貌是不中看的。流寓日本京都时,王国维三十六七岁,日本学人眼中的王国维,是“满脸粉刺,面孔也不太好看,不修边幅”。青木正儿就很直接地说他“垂着辫子、相貌丑陋”。在王国维“古貌古饰”的背后,掩藏着对清室的忠诚和对学术事业最大的忠诚。

王国维烟瘾很大,但不善饮酒。王的门弟子容庚回忆说他,“喜吸纸烟,可尽数支;当宾主默对时,惟见烟袅袅出口鼻间”。清华国学院弟子周传儒说他“除吸纸烟外,别无嗜好”。王国维所吸的纸烟很便宜,牌子也比较普通。海宁乡后辈蒋复璁、赵万里拜见王国维时,就给他送了两条大前门香烟,叩头行礼。王国维伏案写作,翻读古书做学问,抽烟可以为他提神,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在颐和园昆明湖自杀之前,王国维也吸了不少的纸烟。这可以想见当时他已经苦闷到了极点。吸烟

的习惯一直陪伴了王国维终身。

这是一幅幅王国维学问人生真实而生动可感的剪影。踏着这一帧帧立体而可追慕的册页,一个丰满而飘动的王国维就蓦然出现在读者面前了。在这个生活剪影的背后,是学术大师王国维对学问事业矢志如一的执著追求,是对人生境界如醉如痴的反复叩问……



目 录

钱塘潮涌 浙水文思 / 1

怒卷着海宁潮的灵气,氤氲着钱塘江的秀美,熏染着渊深的吴越人文厚土,王国维英气勃发,有“海宁才子”之誉。但不喜帖括之学的他,三次科考不中程式,因为家境寒薄,不得不以私馆谋生。过早以教书融入社会,也似乎预示着王国维文字生涯的一生。

“余家浙水滨” / 2

武人之后 / 8

“中人之产” / 12

海宁才子 / 15

惟西是求 新学人物 / 22

偶然的机缘让王国维进入到大上海新学启蒙的核心《时务报》馆,位卑、内向、无科举功名的他,对西学的汲取如饥似渴。因为罗振玉的出现,让王国维的文字生涯开始了逆转;而在这个逆转的背后,是王国维在日文翻译、哲学冥思、文学创作领域的引人瞩目的独特贡献。

《时务报》书记 / 23

结识罗振玉 / 33

“俨然一今之新人物” / 40

“可爱”与“可信”之间 / 51

入之以词 出之以曲 / 59

天才的文学家总有超越性的自信，王国维的词曲学创作与理论研究的天然般的自信，不杂糅着夸饰与炫耀。《人间词》、《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是王国维哲思、文气与史之研究的精心结构，这些著作的出现改写或重写了中国文学史。

直逼宋人 / 60

《人间词话》 / 69

“古人未尝为此学” / 81

返皈乾嘉 超越乾嘉 / 95

一条一条的证据，一个一个的考证，对字、词、人、事的单独考据，让王国维在乾嘉考据学的壁垒里纵横驰骋。因为地下考古资料、域外史料的新发现，王国维在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等领域异彩大放，“二重证据法”，尽显王氏朴学的精髓与要义。而这些创见大多起源于宁静的京都、喧嚣的上海。

京都四年 / 96

人心惟危爱俚园 / 111

“独学时代” / 122

“海上三子” / 133

书卷翰墨 共话明昌 / 142

因学问而与政治挂搭，因学问而与文化遗民形影不离，因学问而与藏书家尴尬周旋。王国维以学问谋生的存在方式，决定了他文献资料的依附性、学术发明的创造性。从上海到北平，从内心深处说，是生存的驱动，而表面看是学问与政治的牵引。

“南书房行走” / 143

文化遗老圈 / 151

周旋藏书家之间 / 158

“弗晓得格” / 171

遗韵绝响 弥久犹芳 / 180

王国维以非正常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他所开创的中国新学术运动始终在涌动而前。开创风气而为师的王国维,用自己巨大的学术文化存在,影响着代代学人学问探求的方向。艰深的“王学”学派成为后世人文科学领域的核心与中坚力量。

《观堂集林》 / 181

扎辫子国学导师 / 189

最是王学不依傍 / 1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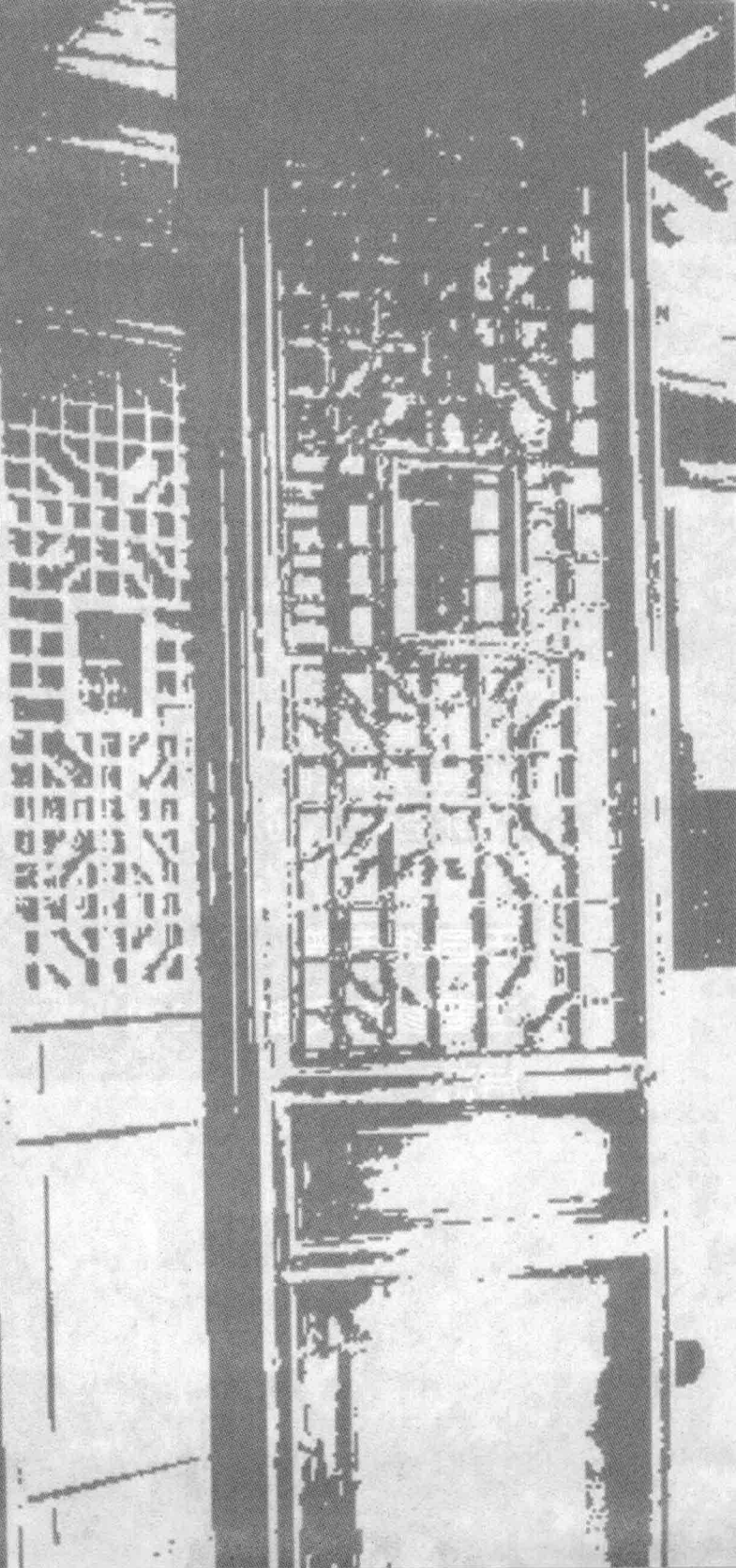
“哀死宁生” / 207

王国维年谱 / 214

主要参考文献 / 219

后记 / 223

錢塘潮涌
浙水文思



“余家浙水滨”

“天排云阵千雷震，地卷银山万马腾”，这是钱塘江秋涛不可遏抑的磅礴气势；“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钱塘江碧波澄清、柔美秀丽的如画诗情。钱塘江，以她的雄姿伟态、以她的诗意画卷，以她深厚的文化底蕴，哺育着繁衍生息在这一流域的子民。在钱塘江沉潜而蕴藉、灵动而智慧、渊厚而内敛的人文夯土层，反哺着一代又一代的时代英华，沉积了一朝又一朝的文化精英。

钱塘江水自然天成的柔媚多姿，绮丽瑰秀的山水，浪卷着英姿勃发的文人骚客，裹挟着宦海浮沉的封疆大吏，积聚着独有发明的智者学人，延续着文化的脉络。钱塘江潮，更是让一代代诗宗词匠，魂牵梦绕，心魄撼动。钱塘潮，也称海宁潮，因为在浙江海宁观潮是最佳地理位置，这就让海宁潮在赤县神州具有了如雷贯耳的声名。海宁潮不仅仅是自然界的现象，而更成为一种深刻而具有渊源的文化现象，成为文化生命的涌动。

海宁潮，号称天下第一潮。唐宋时代，随着经济中心向江南转移，文化重心也移步到了浙江区域。词臣骚客，斗酒文人，宦海游子，秉赋着绝世天资，怀抱着命世之才，在涛飞浪卷的钱

■ “中秋时节浪新推，倒海翻江天外来”，海宁潮为天下壮观。



■ 海宁盐官镇旧城门。

塘江畔,在气势宏伟的海塘岸,在群英荟萃的人海中,竭尽智慧抒发着他们的灵感,饱蘸笔墨讴歌着他们的赞美,拼足才力倾泻着他们的豪情。歌咏海宁潮的,按辔接队,不绝如缕。所谓“中秋时节浪新摧,倒海翻江天外来”,描绘的是海宁潮的博大气势;所谓“惊涛来似雪,一坐凛生寒”,感念的是海宁潮的内心恐惧;所谓“海涌银为郭,江横玉系腰”,摹写的是绝世的壮观。“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壮观天下无”,成为海宁潮所能用言语比喻的极至。

当独有的自然景象,成为人类惊羨而倾慕的场景时;当人类需要在自然界的认识中了解人类自身的心灵时,自然就与人类合而为一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所阐扬的“天人合一”的生命体验,在海宁潮的不停歇的歌咏、描摹、欣赏与叙述中,有了真实而直观的表达。这一表达随着时间的变移、文化的累积与生命的叠砌,成为了新的文化现象、文化风景;而后世继起者,在心同感受中,激发新的灵感,再行新的文化创造。这似乎是海宁潮预留给人类的生命体验。

北宋词人苏轼在摹写海宁潮时,他的观感是“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这似乎是对历史、文化的追问。而“不思量今古”,但观海宁潮,还是词人潘阆叙述得实在而生动:“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

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这是海宁潮的磅礴气势，这是民俗文化，这更是对生命涌动的礼赞。“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危难而不避危险，临深渊而不惊恐，而且成功将红旗不沾湿潮水，这就是在用全身心投入“弄潮”。在学术与文化的大舞台，需要这一“手把红旗旗不湿”的坚定与镇定的“弄潮儿”，更要在“壮观天下无”中更透彻地点缀生命的亮彩。

王国维出生浙江海宁州盐官镇。盐官镇，是钱塘江观潮的最佳地理位置，也是“弄潮儿”云集的地方，这里具有源远流长的弄潮民俗与积蕴甚深的人文脉动。钱塘潮称为海宁潮，也是因为盐官镇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而得名的。“早潮才落晚潮来，惊涛日夜两翻覆”，在王国维孩提时代就形成了深刻记忆。钱塘江潮文化，以及这一文化所蕴涵的时代弄潮儿无所畏惧的创造精神，在王国维发蒙、开智、教育、成长、卓立学术文化世界中，所具有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眷念乡土，重现记忆，让钱塘江潮在自己的心内世界灵动起来，让这灵动的情愫激活自己在人文世界的思想智慧，这在王国维的诗词歌赋中多有隐隐约约的叙述。“余家浙水滨，栽桑径百里。年年三四月，春蚕盈筐筐”。这是王国维关于乡土的原初记忆，是生活简单循环、周而复始的固定观察。栽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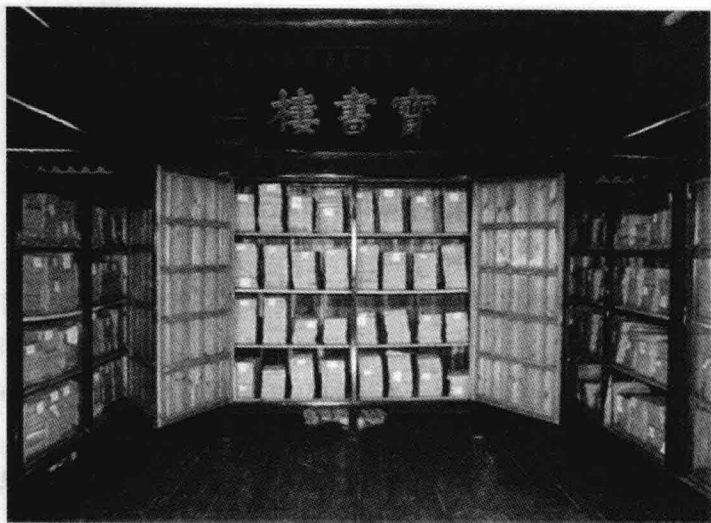
■ 海宁盐官镇，江南水乡，柳丝轻扬，洋溢着温情与静谧。



养蚕,成为“浙水滨”相沿袭的经济方式。“我本江南人,能说江南美。家家门系船,往往阁临水。兴来即命棹,归去辄隐几”。王国维将“浙水滨”延伸到“江南美”,是一个自然的文化认同过程。“浙水滨”记录着生活的原型,而“江南美”则给读者一个恬淡、娴静、别致的水乡生活方式。诗中所描绘的是一幅江南水乡的温柔画卷。水的温情与飘逸。“归去来兮”的自在放达,“临水”“系船”的安逸顺适,留存的不仅仅是王国维少年时代的记忆,而是他具有了丰富人生阅历后的深刻感悟。

王国维是关注自己所生长的“浙水滨”的,包括她的历史沿革,她的人文风俗,她的沧桑巨变。在王国维开始从事历史地理研究以后,他曾经撰写了《浙江考》,对“余家浙水滨”加以考证。《史记》、《汉书》、《越绝书》、《山海经》、《吴越春秋》所记载的“浙江”、“渐江”,王国维认为是同一条江,秦汉时代就有以今天的钱塘江为浙江了,而不是起始于《史记》的记载。关注乡邦文献,关心乡土地理,实际上是王国维对自己故乡的学术感念。怀旧的思绪,将沉湎学术的王国维拉回到现实中,这似乎是重新点燃孩提时代的乡土记忆吧?

钱塘潮作为人生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忆,在王国维的诗词世界中,成了高悬头顶的创作母本。“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终古越山顽洞里,可能消得英雄气。说与江潮应不至,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千载荒台麋鹿死,灵胥抱愤终何是”。王国维的这一阕《蝶恋花》词,将他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的海宁、钱塘潮,幻化成了对人间世千年英雄气的喟叹。“钱塘江上水”,由实而虚,由虚而升腾为对历史的沉思。如果说乡土记忆只是作为王国维文学创作挥之不去的母本与载体的话,那么,钱塘江“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所沉积的学术文化厚土,以及随处可以触摸到的文化遗存,就成了王国维沉醉在学术世界“弄潮”的思想原动力了。



■ 浙江公私藏书楼众多，文化氛围浓厚。此为
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宁波天一阁的宝书楼。

浙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镇，也是人文渊薮。南宋以后，浙江人才数字，常居全国第一位；清代进士及第三百四十二人，浙江就有八十一人；按照《两浙科第表》的记载，从清顺治三年，迄光绪二十九年，计二三五度，浙江共得状元二十人，榜眼二十九人，探花二十七人，传胪二十八人，会元三十一人，解元一百一十人。“而浙西为尤盛，诚可视为人才的重心，文化的渊薮”。《清史稿》“儒林传”、“文苑传”、“循吏传”，浙江籍列名人士居全国第二位；《四库全书》著录古籍三千四百五十七种，其中由浙江籍文人学者所撰著的就有七百九十六种。明清时代，浙江就是中国藏书印书的中心。杭州文澜阁庋藏《四库全书》一部，奠定了浙江在中国学术中的文化地位。而其他藏书楼的踵先继起，成为学术繁衍、文化传递、人脉嬗变的核心载体。山阴祁氏澹生堂、仁和赵氏小山堂、慈溪郑氏二老阁、董县徐氏烟屿楼、卢氏抱经堂、宁波范氏天一阁、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吴氏瓶花斋、归安陆氏皕宋楼、南浔刘氏嘉业堂、瑞安孙氏玉海楼、海宁蒋氏西涧草堂，这些沐浴翰墨香、弥漫书卷气的藏书楼、堂、斋、阁、馆，显然不仅仅是一个外在的建筑形体，而是延续文化命脉的历史载体。这一方面夯实了浙江文化孳生、繁衍、成长、延续的基础，而更重要的是，博大富赡、精深透辟